

# 日本謀與共匪關係正常化的探測

朱少先

## 一 問題溯源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後，由於蘇俄的牽制，盟國與日本之間，始終無法簽訂和約。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共在蘇俄扶持下樹立偽政權後，亞洲情勢發生了極大變化。中華民國政府遷至台灣，亞洲失去了重心，因此美國亟欲扶持日本，替代我國地位，幾經波折，直到一九五一年九月，始簽訂了舊金山對日和約。但不幸的，在第二次大戰中貢獻最多、犧牲最大的中華民國，却因為中共政權的出現，竟被排擠在締約國外，未能在和約上簽字。當時爲了補救此一缺陷，在美國強大壓力下，中日兩國始在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舊金山對日和約」生效同時，單獨簽訂了「中日和約」。其中經過，可從吉田茂前首相著「決定日本的一百年」一書中，見其梗概。

吉田茂說：「最困難的是與中華民國恢復邦交問題」。

「從中日事變以至大東亞戰爭，日本始終以蔣總統的國民政府即中華民國爲交戰對手。戰爭結束時，由於蔣總統的寬大處置，日軍與日僑才能安全遣送歸國；不過數年後，中國大陸情勢劇變，在美與有關各國討論對日和約時，國民政府已撤到台灣。國民政府的控制力，僅限於台灣狹小範圍，而在北京的共產政權，則已取而代之控制中國本土。國民政府雖仍保有聯合國會員國及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地位，並仍自認保有中國大陸宗主權，但實際上英國已首先承認中共，印度、緬甸等亞洲國家，亦繼起效尤……這些國家，堅決反對美國邀請中國國民政府以中國代表資格出席和會，因此邀請國民政府參加和會之議，就此作罷。

日本謀與共匪關係正常化的探測

，另行決定由日本在獨立後自由選擇中共或國民政府，作爲恢復邦交的對手，舊金山對日和會，是在這種情形下勉強開成的。」

「……那時中共已參加韓戰，戰況亦很慘烈，美國人民對於北京政權的感情，極度惡化；因此，日本在媾和獨立後，究竟選擇北平抑或台灣，美國自極關切。萬一日本爲貿易或其他經濟利益所動，而與北平政權進入修好關係，則美國對共產國家政策，將因此受到極大衝動。故美國希望在參院批准和約之前，取得日本僅與國民政府恢復邦交的承諾。」

當時吉田政府在美國壓力下，雖然決定與我國簽訂和約，但對中共關係，始終不願採取斷然手段，而推行它的「兩面外交」政策。在他上述著書中曾說：

「我認爲和台灣發生修好關係並加強經濟關係，固所希望，但亦不願更加深入，而採取否定北平政府的立場。因爲目前中共政權表面上雖然與蘇俄密切攜手，但中國民族與蘇俄，本質上有不能相容之處；文化既不相同，國民性與政情，亦各異其趣，我認爲中蘇兩國，結局必將背道而馳，因此我亦不願使日本與中共間的關係，斷然惡化。」

「台灣的國民政府，實際控制的範圍雖小，如上所述，爲中國事變以來我們交戰國政府，戰爭結束時，還從大陸遣送我國軍民安全歸國，想起這種情誼，究竟不能不以它爲媾和對象。不過當時我對於選擇媾和對象問題時，儘量避免迅速解決，以期遷延時間，看情勢如何再作決定。」

「不過，美國參院方面的空氣，一如上述，堅決要求日本表明態度；否則，和約批准，或將發生問題。加以日本對中國立場，原已很微妙

，若再遷延，問題將更嚴重。而且聯合國大會已決議指中共政權為侵略者，亦可謂聯合國與北平政權已進入交戰狀態，且中共與蘇俄的同盟條約，又以日本為假想敵國；中共政權如不改變態度，實無法與其進入修好關係。由於上述情形，日本不得不早日表明態度，當時若不以國民政府為締和對手，實無他途可循。」

從以上吉田茂的自述，可以看出日本對我國與中共的基本態度。這種態度，也成了吉田政府以後歷屆內閣對中國政策的基礎。自岸信介而池田勇人，到佐藤榮作執政時期，都是一脈相承，採取一面與我中華民國維持正常友好外交關係，一面在所謂「政經分離」原則下，與中共實施經濟、文化、人事交流的兩面作法。至於兩者間程度的疏密，視當時的國際情勢的變化，執政者對共產主義者的認識及中共本身對日本的態度而有所不同，但其基本方針，始終沒有變更。佐藤內閣雖被中共指為「戰後最反動內閣」、「美國帝國主義附庸」、「從事軍國主義復活」，並表示不以佐藤為交涉對象。但佐藤政府，還是不只一次的要求舉行大使級談判，改善日本與中共關係。

日本政府甘願承受中共謾罵、侮辱，而始終採取媚共態度，除了對共產主義本質不夠深入了解外，中國大陸豐富的地下資源、八億人口的龐大市場，是日本採取現實政策的基本原因。欲求關係正常化，亦導源於此。

## 二 日匪關係正常化的演進

自從吉田政府與中華民國在一九五二年四月簽訂中日和約之後，中共就一直攻擊日本政府是反動政府。事實上一九五〇年所簽訂的「匪俄友好互助條約」，早已明指日本是其假想敵國，原無所謂談關係正常化。但當一九五五年鳩山一郎組閣時，除了與蘇俄談判復交，最後僅以發表共同宣言恢復外交關係並未能簽訂正式和約外，也曾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試探，當時因中共非正式向日本需索賠款五百億美元，自無法為鳩山內閣所能承受。此後，不論是岸信介（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五日）、池田勇人（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九日至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九日）及佐藤榮作（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九日至一九七二年七月五日）執政期間，從未有一位首相，正

式提出所謂「日中（共）關係正常化」的主張。最大限度，僅主張透過雙方政府間接觸，謀求改善關係而已。

中共對日本的基本政策是促成「日本革命」，也就是「赤化日本」；一九六一年二月九日毛澤東接見日本勞動者教育協會訪問團時，曾公開表示：「中共重視日本的解放。世界第一次革命是俄國革命，第二次是中國革命。第三次是日本革命。日本一解放，東方就被解放，世界亦就跟着解放。」

中共基於上述目標，以促成「日本革命」、「解放日本」為其主要任務。在策略上，一貫運用「一面鬥爭，一面聯合」的方式進行；即一面對政府發動攻擊，運用各種手段，以達到推翻保守政府為最終目標，佐藤政府更是其打倒的對象；一面對在野政黨、執政黨內親中共份子，使用統戰方法，實施反美、反政府。其中最慣用的口號是：「取消日美安保條約」、「廢止中日和約」、「日匪復交」運動。

在野政黨叫囂及策動親中共活動，或要求政府改變對中共政策，甚至要求對中共復交，原不足為奇；但其力量畢竟有限。因此中共自一九六九年以後，積極向執政黨——自民黨內部下手。首先中共利用由自民黨議員松村謙三、古井喜實等所主持的半官方貿易談判，作種種政治要挾，除了在會談後所發表的「政治公報」中，攻擊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日美聯合聲明」，指佐藤政府勾結「美帝」正從事「軍國主義復活」外，並壓迫日本代表承認中共政權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及廢除中日和約。尤其是一九七〇年三月松村謙三與藤山愛一郎率團訪問中國大陸時，周恩來會分別接見松村、藤山等及貿易談判代表團，在交換日匪復交之意見時，周恩來曾提出復交條件，要求先廢除中日和約；並明白指出台灣問題未獲解決前，「中」日無法復交。藤山等返日之後，就開始叫囂廢除中日和約；在藤山等策動下，於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九日，聯合在野黨議員成立「日中國交回復促進議員連盟」，各政黨議員參加者竟達三百八十一人（自民黨九十四人、社會黨一百五十六人、公明黨七十人、民社黨三十三人、日共二十四人及無黨派人士四人），勢力相當龐大。該盟成立目的，以促進日中（共）復交為主要任務。至翌（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三日，由藤山領銜，有各黨加盟二百三十八人連署，向國會提出了「日中復交決議案」；該案內容包括了下列四點：



(一)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代表中國之唯一合法政府。

(二)台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的一部分。

(三)中日和約應予廢止。

(四)迅速恢復日中(共)邦交。

當該案提交衆院程序委員會時，因發現自民黨、日共議員均未親自簽名，亦無兩黨執行部認可或副署，因不合手續而發還補正；其中自民黨議員大部分均自動撤銷署名，且國會已定次(二十四)日閉會，使該案未能列入議程。

除了上述超黨派議員連盟外，公明黨另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三日單獨成立「日中國交正常化國民協議會」，展開對中共復交運動；社會黨亦於一九七一年二月十六日成立「日中國交回復國民會議」，進行同樣的日中(共)復交活動。加以日本輿論左傾，甚且為中共所操縱，使國民已無法分辨是非，一時親中共氣氛，瀰漫全國，所謂「日中復交」運動，也到達高潮。

該(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尼克森宣佈決定訪問中國大陸後，更增加了日本的姑息逆流；同年九月十六日，藤山率領「議員連盟」代表團訪中(共)，該團與中共「中日友好協會」所發表的聯合聲明中，更明目張胆的確認「日中復交三原則」(即上述該盟對國會所提出的前三項)。雖然事後自民黨紀律委員會對藤山前項行動因違反黨紀而予以處分，但日中(共)復交運動並未因此而消失。相反的，在聯合國大會通過「排我納匪」案，讓中共混入聯合國後，上項運動，再度進入另一次高潮。

佐藤政府在內外壓力下，除了在國會內盡量阻止「日中(共)復交案」之提出外，一面也只只得對中共所提復交條件第一、二兩項表示「理解」，但對第三項始終堅持應在建交談判過程中處理。因為中共一直主張不以佐藤內閣為談判對象，直到今年六月十七日佐藤首相辭職，日中(共)建交工作，迄未進入具體行動階段。

### 三 田中內閣成立後日中(共)建

## 交運動的發展

日本謀與共匪關係正常化的探測

田中角榮原屬佐藤榮作嫡系，與福田越夫同為自民黨主流派，為佐藤內閣當時的外相與通商產業相，是佐藤政府兩大支柱。佐藤一直培植福田與田中兩人為日本未來首相繼承人。當一九七〇年佐藤四選連任自民黨總裁後，因決定不再作第五次連任，有意安排福田先出任首相一至兩屆，再禪讓田中。佐藤此種安排，主要基於福田在年齡、政治經歷、與財界關係及政策上，條件優於田中之故。但不料田中不但未能接受佐藤安排，反聯合大平正芳(前池田派)、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反對福田。結果在七月五日自民黨大會中，一舉擊敗福田，當選自民黨總裁，次(六)日又當選為日本首相。

衆所周知，前外相三木武夫在自民黨內以親中共著稱，三木在選舉前曾訪問匪區，一直主張與中共建交；在此次總裁選舉前與田中、大平結盟競選時，曾成立「政策協議」，其中有關日中(共)關係正常化問題，一致決定應透過政府間交涉，與北平簽訂和約。田中就任首相之後，起用大平正芳為外務大臣，三木武夫為國務大臣，中曾根康弘為通商產業大臣。在人事安排上，親中共色彩已相當濃厚。在首相、外相發言中又均表示將積極推進對中共關係正常化，必要時還願意親自訪問中國大陸。北平政權自然不肯放過此種良機，周恩來立刻在七月九日公開表示對田中內閣主張早日實現日中(共)關係正常化表示歡迎。

日本獲悉周恩來上項談話後，次(十)日由內閣官房長官二階堂發表正式談話，對中共歡迎日本政府推進日中(共)關係正常化熱意表示理解，並認為雙方政府間接觸時機業已成熟；日本政府已考慮推進關係正常化之具體措施。同日下午，大平外相除發表上述類似之談話外，並令外務省作各項具體準備。自此以後，雙方即積極展開具體行動。

在中共方面，首先派出其統戰頭目「中國人民外交協會」副秘書長蕭向前，出任「日匪備忘錄貿易辦事處」首席代表，與各方接觸，展開統戰活動；一面派「中日友好協會」副秘書長孫平化，率領一個龐大舞劇團訪問日本，從事宣傳與統戰活動。在七月二十日由「日中國交回復促進議員連盟」藤山愛一郎會長所舉行的歡迎蕭、孫兩氏酒會中，大平外相、三木國務相、自民黨橋本幹事長、鈴木總務會長、櫻內調查會長、小坂「日中國交正常化協議會」會長、河野參院議長、成田社會黨委員長、竹入公明黨委員長及財界領袖永野「日本商會」會長、藤野「三菱商事」社長、若杉「三井物產」社

長、朝田「日航」社長、田實「三菱銀行」董事長等八十餘人，均應邀參加。上項集會，雖然是一種社交性集會，但政府官員參加歡迎中共項目之集會，尚屬初次。孫、蕭在致詞中，還特別強調了大平、三木參加象徵了日中（共）關係正常化前途的光明。孫平化在留日期間，預定在下（八）月上旬正式與大平會談。另一個由郭沫若或廖承志率領的「中日友好協會訪問團」，亦將應日本社會黨等二十三個親中共團體邀請，近期內來日本訪問。

同時，正在北平訪問的社會黨前委員長佐佐木更三，兩度與周恩來會談，據渠在十九日記者會中表示，曾對周恩來傳達田中首相、大平外相有關日中（共）關係正常化之構想及聽取周恩來之意見，並言返國後將立刻與田中會晤，轉告中共方面之具體意見，一面轉達周恩來歡迎田中訪問中國大陸之意願。二十二日佐佐木返國會見田中後透露，關於田中訪匪事，原則上已獲接受。田中曾表示，一俟政府擬定訪問日程，再直接致電周恩來。

雖然佐佐木與周恩來談話內容無法獲知，但雙方透過佐佐木傳達對所謂「日中關係正常化」之具體意見，已可斷定。再由周恩來邀請田中訪匪，說明未來日中（共）談判，將採取由雙方最高行政責任者直接交涉之可能性極大，並且已到了呼之欲出的階段。

目前田中內閣對此問題，決定採取積極姿態，已極明顯，但日本究竟是已具有民主政治基礎之國家，田中首相決不敢輕率行事。首先要求得自民黨內部意見的統一和對美國及我中華民國關係的協調。

田中首相爲了統一黨內意見，已將原屬自民黨政調會的「中國問題調查會」改組成爲「日中國交正常化協議會」，直隸總裁，任命前外相小坂善太郎（大平派）爲委員長，由各派議員二百餘人參加，預定二十四日召開第一次會議，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均將出席，討論有關「日中關係正常化」問題。因爲自民黨內不乏正義之士，元老賀屋興宣等且已組成「外交問題懇談會」，支持中華民國立場。因此，上項協議會，能否獲得一致之具體結論，尚難逆料。

在另一方面，田中首相已召日駐美大使牛場及駐華大使宇山厚返國述職，除了聽取兩位大使報告中、美兩國情勢外，亦將就日本政府對「日中關係正常化」問題之方針，指示兩位大使，與駐在國政府密切協調。

有關「日中關係正常化」問題，已進入密鑼緊鼓階段；雖然田中內閣在

基本態度上，已決定了積極推進方針，但上述「日中國交正常化協議會」的結果及日本駐中、美兩國大使的報告，對田中內閣決策，必將發生若干影響力量。如果會議結果不如理想，或中美兩國政府態度非常堅定，尤其是美國政府的意見，田中不能不有所考慮，而緩和目前一些衝動式行動，亦大有可能。

#### 四 雙方急求關係正常化之背景

田中首相就任不及二十天，由於爲左翼所控制的輿論鼓噪，社會黨、公明黨等在野政黨的壓力及自民黨內親中共派三木國務相、藤山愛一郎前外相等的慫恿，有關「日中關係正常化」問題，似乎已成了田中內閣必須立刻解決的第一件大事。十餘天來，此一問題，均成爲全日本報紙的頭條新聞；加以中共乘機發動笑臉攻勢，使所謂「關係正常化」，似已到了即將實施階段。

這種趨勢發展如此迅速，除了中共二十年來對日滲透，已達成熟階段，此時正是逼使田中倒向中共之時機外，雙方亦有急急乎求解決此一問題之背景，讓我們來冷靜的加以檢討。

如上所述，田中角榮屬佐藤嫡系，在黨內屬於右翼，在其七月六日就任首相後，雖表示希望與中共恢復外交關係，但仍謂目前將遵循佐藤首相之對華政策路線。同時更強調加強對美關係，且表示美國之對於日本，猶似空氣和水之於人生。若就此種趨勢觀察，中共決不會憑田中一句願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空言，表現得如此熱烈；其所以如此積極的、主動的向田中內閣發動笑臉攻勢，不外下列若干原因。

（一）製造自民黨內部矛盾：由於這次自民黨總裁選舉，佐藤主流派的福田與田中閣對立；田中組閣時，福田派的兩名閣員——郵政大臣三池信、經濟企劃廳長官有田喜一曾一度拒絕入閣；福田赴夫領導的「福田派」、佐藤派內親福田的保利茂前幹事長系「周山會」及園田（直）派等三派，又組成「八日會」，對抗田中、大平、三木的聯合。目前雖尚未到分裂地步，但若再加以外力，對立形勢，勢將更形嚴重，最後可能鬧到分裂。中共認爲這是千載難逢機會。且目前自民黨內有藤山愛一郎、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等策應，一旦誘使田中入彀，即能加深自民黨內部矛盾，直接削弱自民黨本身力



量，間接增加在野黨地位，以達到中共在日本樹立「聯合政權」或「革命政權」目標。

(二)破壞日本與中、美兩國關係：中共深知日美兩國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均有密切不可分割關係；過去曾使用各種方法，攻擊日美勾結，實施軍國主義化及侵略亞洲；此種陰謀，不但未收實效，徒增日本及亞洲人民反感。但如果一旦誘使日本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勢將使日美安保體制受到各種牽制，隨時可製造日美間矛盾，破壞日美現存關係，並達到其廢止安保條約及迫使美軍退出日本的最終目標。同時日匪建交以後，中日兩國關係，亦將遭受破壞，自不待言。

(三)阻止日本與蘇俄的接近：自從今年一月底蘇俄外長葛羅米柯訪日與福田外相舉行日蘇第二次外長會議之後，日蘇兩國關係，已大見好轉；根據外長會議決定，兩國已準備在今年九月開始和約的預備會談。日俄兩國的接近，是中共所最不願見之事。「蘇修」是中共第一號敵人，一旦日蘇兩國正式簽訂和約及共同開發西伯利亞計劃實現，對中共勢將構成威脅。因此，中共必須趕早與日本建立外交關係，以阻止日蘇兩國和好與接近。

(四)破壞亞洲國家反共團結：日本由於經濟迅速發展，其國民總生產已列為僅次於美國、蘇俄，佔世界第三位；已成爲經濟大國，在亞洲乃至世界有舉足輕重地位。其外交動向，對亞洲國家影響力尤大。如果中共能爭取與日本建交，菲律賓、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均有起而效尤可能。一旦中共陰謀得逞，不但亞洲反共團結盡遭破壞，中共勢力，便可在亞洲擴張。至於日本方面，我們不信田中首相會愚蠢至此。其所以亦作同樣熱烈之表現，亦有其打算。

(一)藉親共鞏固政權：田中當選自民黨總裁而執政，在手段上是違反日本政治傳統，爲一般元老政治家所不滿。而且與三木、大平、中曾根等結合基於政治利害，新閣組成成員，亦屬庸庸性質，未能達到適才適任標準。加以福田、保利、園田等反對力量強大，其政權決非穩固。田中爲安定其政權，必將在適當時期，解散國會，實施總選。因爲日本國內受國際姑息逆流影響，親中共氣氛極爲濃厚，田中爲了爭取選票，不得不表示對中共積極姿態，甚至亦可能仿倣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之故技，親自訪問北平，與周恩來會談；回國之後，立即宣佈解散國會，使自民黨獲得大勝，田中派力量擴大，

以鞏固其政權。

(二)滿足財經界期望，爭取支持：日本各政黨均有財界作背景。因此，政府政策，往往受財界影響甚大。中共深知此種奧妙，故自文化大革命之後，即着手對日本財界下手，積極爭取、利誘。在去(一九七二)年一年中，日本人訪問中國大陸者高達六千五百餘人，由「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及各公司邀請者佔百分之八十。其中九月由大阪商工會議所會長佐伯勇等財界領袖二十人所組成的「關西財界訪問團」及十一月由前「日本專賣公社」總裁東海林武雄爲團長，團員包括「東京電力公司」董事長木川田、富士銀行董事長岩佐凱實、「新日本製鐵」董事長永野重雄等所組成的「東京經濟人訪中團」先後訪問北平後，日本各大企業、大銀行等，均紛紛接受周恩來「對匪貿易四條件」，最近連一向反共的「三菱重工業」、「三菱商事」、「三菱銀行」等三菱集團，亦決定接受中共條件，組團訪問中國大陸，恢復對中共貿易。可謂整個日本財經界已完全傾向中共，企圖擴大與中共貿易。田中爲順應此種趨勢，爲爭取財界對田中內閣支持，亦不能不對中共表示積極態度。

(三)對美、俄的策略運用：尼克森總統自去年七月十五日宣佈訪問北平及八月十五日實施新經濟措施，對日本政治及經濟兩方面衝擊最大。使兩國關係亦陷於低潮。尤其是兩國經濟關係，歧見更深。美國採取保護關稅政策及對日貨輸美的設限等，影響日本貿易甚大。日本一面欲利用擴大對匪貿易，以彌補對美貿易上損失；一面利用對中共接近姿態，牽制美國與中共接近及逼使美國對日本讓步。因爲日本深知在美、匪、俄三角關係中，美國亦不願日本過份與中共接近。另一方面，對於蘇俄除了在上述三角關係中作策略運用外，也利用與中共接近姿態，逼使蘇俄在日俄和約談判中在北方領土問題上讓步。

## 五 日本與中共關係展望

基於以上的分析，從表面現象看，雙方恢復正常關係，似已水到渠成。尤其是日本輿論及外國觀察家，都認爲日本搶先美國承認中共的可能性極大。但事實上，問題並不能似想像那麼簡單。下列若干問題未獲解決之前，日

匪簽約建交似尚不致一蹴即成。

(一) 統一黨內意見問題：自民黨政府外交政策的決定，絕非由一二位領導人所能專權；尤其像與中共建交等重大而複雜問題，決非換一位首相就立刻可以更張。田中首相對此亦會再三強調必須獲得黨內一致之支持。在總裁下設置「日中國交正常化協議會」的目的，旨在求得黨內意見的協調。根據「中國時報」駐日特派員七月二十一日專題報導，由自民黨議員賀屋興宣等所組成的「外交問題懇談會」，已提出了下列五點對策方案。(日本各報未見發表——謹註)

(1) 吾人對日本與中國交正常化及政府間交涉認為，國交正常化必須內容、條件、手續等均屬正常。同時兩國必須站在對等立場進行交涉。

(2) 日本方面應先確立國交正常化的內容、要件等原則，獲得國民同意。不能爲了急急乎想實現正常化而向對方的不當要求屈服。即使因此國交不能正常化，對日本言却無防衛上、經濟上的重大危險與不利。

(3) 日本方面的原則應該是和平共存、不干涉內政、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不使用武力、國際糾紛由談判來解決。

(4) 中共現正策劃離間日美，進行削弱日本自衛力量的陰謀，持有實現日本共產化革命的潛在意圖，此爲吾人不能不承認者；所以日本應該與中共交涉放棄這種企圖，同時加強日本國內體制。

(5) 中共主張的所謂恢復國交三原則，絕對不能承認，主張台灣問題在日中交涉過程中來處理，此乃不法、不當的大國主義；日本如果承認台灣爲中共領土，則台灣勢必對日本採取報復措施，所以對此問題的處理必須慎重。

「外交問題懇談會」上項意見，自然受到黨內反共派支持，而且必將影響到「日中國交正常化協議會」的決定。因此判斷欲求黨內意見統一，決非易事。

(二) 關於中共所提復交三原則問題：中共一直主張，日本要與中共建交，必須先接受(1)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爲中國唯一合法政府；(2)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一部分；(3)廢除中日和約。目前情勢，上述第(1)項，日本政府及一般看法認爲中共既已獲准加入聯合國，表示可以理解；第(2)項，日本在舊金山和約時已放棄對台灣之權利權原，故對台灣歸

屬已無發言權。此項觀點是否正確，姑且不論，但要廢除中日和約，不但爲國際法所不容，也發生了違憲問題。因日本憲法第九十八條第二款有明文規定：「日本國所締結的條約及其確立的國際法規，有誠意遵守的必要」。如果日本接受中共廢約的要求，不但構成違憲，且將喪失國際信義與日本立國之道，爲絕大多數正義國民所不容。田中內閣不能不有所顧慮。

(三) 有關其他國際條約問題：日美安保條約雖爲日美兩國雙邊條約，但其範圍含蓋整個遠東地區安全與和平。一旦日本與中共建交，日本賴於保障安全的日美安保體制，將發生變化；一九六九年日美聯合聲明中有關「韓國條款」與「台灣條款」將如何適應，亦必須事前予以調整解決。此外，一九五〇年中共與蘇俄所簽訂的「中蘇友好互助條約」，不但在條約前文中明指日本爲假想敵國，在條約第一條中，亦明白規定：「雙方的任何一國，受到日本或與日本同盟的外國攻擊而進入戰爭狀態時，另一國應立即利用一切手段作軍事的和其他的援助。」此項條約無疑是針對日美兩國的軍事同盟條約，而且中共在今日之前，還不斷攻擊日本正進行軍國主義化，日本政府如何能信任中共在一夜之間改變對日本態度來建立正常關係。

(四) 關於賠款問題：中共對日本，過去曾需索賠款五百億美元，現在雖然不知中共在對日復交時提出何種要求，但預料決不致放棄賠償。日本是否甘願接受，亦難逆料。

(五) 對中、美關係問題：日美關係密切已如上述，美國雖然不致干涉日本對中共復交問題，但不願日本過份接近中共及兩國建交，爲一般公認之事實。美國當局一再聲明遵守對中華民國條約義務及最近賴孝華前駐日大使呼籲日本政府不可輕率與中共建交各點觀察，已足以證明。至中日兩國關係，一向保持友好合作，在經濟上不但貿易數字超過中共甚多，且日本在台有大量投資。日本朝野，無論在道義上、實際經濟利益上，不能不有所考慮。

綜上所述，除非田中內閣受親中共派包圍及毫無政治遠見，則所謂「日中關係正常化」，不論其採取如何積極姿態，甚至大平外相乃至田中首相親自訪問北平，至少在田中訪美與尼克森總統會談之前，尚不致立刻實現。(本文付排後，日美兩國宣佈定九月一、二兩日在檀香山舉行高層會談，無疑此項會談結果，對日匪建交將有決定性影響。又田中已決定訪問北平，日匪關係前途，殊堪憂慮。——附註)